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四十七回 周婉貞偷聞說命 梅香月見鬼擒人

話說桑奶子正同書帶擰做一堆，不提防被人在眼睛上打了一下，趕忙放手去揉眼睛，又被那個使勁一推，不覺「咕咚」栽倒。那些姑娘們就勢將書帶拉進院裡去了。眾嫂子們同槐大奶奶說話，秀春蓬著頭去扶他乾媽。桑奶子看見眾人不理他，不知被誰打了一下，栽這一跤，又羞又惱，就坐在地下撒潑打滾的一路混罵。槐大奶奶叫老媽們扶他出去，等著太太來家，「這是要回的。並不與他相干的事，怎麼他走出來同人打架？一點兒規矩都沒有，這還成個事嗎？」七八個老媽兒不由分說，將桑奶子扶了出去。秀春嚷道：「我方才瞧見打桑奶奶的是鶯兒，他將人打倒，趁著空兒一溜煙兒跑掉了。主子得了勢，奴才就這樣的欺人嗎？」槐大奶奶道：「秀姑娘，你這些話都是多說，誰叫桑奶子是該同書帶姑娘打架的嗎？你方才同書姑娘動手，已經不是。他又忽然攪在一堆兒，豈不可笑？真是一點兒味兒沒有的東西！這會兒且將打不打的話攔起，等著太太來家再回。倒是不見的銀子，若不找出來，那是我斷不依的。」

李姨娘道：「沒有別的，等太太回來了，去請示下看是怎麼一個辦法。若是要臉的，趕著拿出來。別叫眾人查出來了，倒是笑話，這一輩再也別想做人。」槐大奶奶道：「天也晚了，姨娘們趕著吃飯，一會兒好同著出去上飯。」四個姨娘到凝秀堂去用晚飯，書帶定要去同桑奶子拼命，眾姑娘們再三相勸。剛上了燈，聽見承瑛堂奶奶們出去上飯，趕忙跟著。四位姨娘一同出去到了崇善堂，拜完之後，芳芸們哭一回，燒過紙錠進去。

夢玉同梅春在大書房陪著些親友本家用飯，方才上供時先已拜過。桂夫人們直到四鼓來家，老太太已經安寢，不必再見。各人歸房歇宿，夢玉在秋瑞屋裡住宿。

次日，各人請過早安，差夢玉、汝湘、九如到公館去給王姨媽、薛姨媽請安，探聽蝌二哥准於幾時動身。夢玉們答應，轉身出去。槐大奶奶上來，將昨日桑奶子同秀春、書帶的事回了太太。桂夫人十分動氣，說道：「這重花門裡打架，從來沒有見過。必得回老太太，要攆他們出去才是道理。你且等我回過老太太，看是怎麼辦法。」槐大奶奶答應。

桂夫人到介壽堂請安，回了昨日嚴宅送殮之事，隨將方才槐家的話回了一遍。祝母大怒，說道：「桑奶子我早已知他不成個樣兒，近來越變的使不得，竟敢打架撒潑。這樣人還要留他在裡面幹什麼！」查、槐兩管家婆站在一邊，老太太當面吩咐道：「立刻將桑奶子攆了出去，不許留在宅裡！秀春、書帶打架吵鬧，全沒規矩。一並發到漿洗處去洗衣服！查家的，到他兩個箱子裡搜檢昨日不見的那兩封銀子。他各人自家的東西，不用管他，將職事丫頭應分的衣服首飾全行留下。」查大奶奶答應，才要轉身，芳芸趕忙叫住道：「大奶奶且慢去，我還有話要回老太太。」說著走到祝母面前，跪下說道：「要求老太太的恩典，這件事實在不與書帶相干。他平素的為人，芳芸是深知道的。」紫簫亦趕著過來，跪下說道：「書帶第一天調過去，當晚就要來求老太太，情願仍調回他來。他說『將來必要鬧事，為什麼一個乾淨身子，要糟在那裡』。彼時紫簫再三勸住，叫他』各樣留心謹慎，等著將來慢慢的替他回老太太罷」。他才應允，盡心出力。昨日打架，實在是桑奶子的不是。

若說那不見的銀子，斷不是他拿去故意賴秀春的。芳芸、紫簫可以力保。只求老太太開恩，留著在凝秀堂辦事，免去搜檢他的東西。」祝母尚未說話，桂夫人也忙說道：「書帶自調過去之後，很勤謹小心，媳婦深知那孩子辦事得力。只有秀春近來被桑奶子引誘的不像個樣兒，媳婦耳裡頗有些兒風聞。因為老太太這一程子心裡發煩，且忍著沒有來回。就像前日晚上出去上飯轉回來，我瞧著一個人在忠恕堂的西廂房裡，慌慌張張跑出來，瞧見咱們趕著躲到黑處去。媳婦趕著差人過去瞧是誰，他們回來，是秀春在那裡見外兒。我彼時就要將這件事來回老太太。剛進來，鄭大姐姐要去，我送他出去，一個岔就打忘了。」

細想起來，原有毛病。所以書帶不問別的，單找著他去問，自然他有個緣故。這會兒老太太將他攆共攆兒攆去洗衣服，倒委屈了這孩子。求老太太開個恩罷。」祝母叫芳芸、紫簫們起來，說道：「聽你們說起來，這書帶不但要留他，還該抬舉他才是。我竟不知道秀春這樣不要臉，總是桑奶子那東西引誘的，斷不可留他。」對著查家的道：「你就將他立刻攆了出去，有誰要來替他說情的，我給他一個沒有味兒！秀春且攆到洗衣處，等著過幾天，我再打發他出去。」芳芸、紫簫趕著謝過老太太。

查大奶奶們到了垂花門，領著幾個後生媽兒到凝秀堂來，傳了老太太的話。吩咐媽兒們，將秀姑娘的箱子搭到院裡來，當面搜檢。秀春急的神色皆變，央及查大奶奶道：「我情願賠那二百兩銀子，只求大奶奶容個情兒，不用搜檢罷。」蘭生、如意、仙鳳這一般姑娘深恨秀春做這樣不要臉的事，帶著眾人丟臉。這會兒瞧見他這樣神色，明擺著是他拿的，當著眾人搜出來，像個什麼樣兒？倘若再搜出別的東西，馬上就送了他的命。念著平日姐妹一場？救他一救罷。蘭生們都一齊的央及查大奶奶道：「秀姑娘既願意認賠，求大奶奶通個情兒，叫他拿出二百兩銀子來就完了。」查大奶奶道：「不是叫他賠。剛才老太太吩咐，叫搜檢他的箱子，看有不見的原銀沒有，並不是昨日不見的銀子硬派他偷去的。這會兒秀姑娘情願賠二百銀，明日叫老太太知道，咱們都有不是。他沒有偷去，仔嗎叫他賠呢？不過搜一搜有沒有那兩大封原銀就是了。他的東西，老太太原不叫動。他只要留下職事姑娘應分的衣服首飾，這會兒咱們准他賠二百銀，不是委屈他嗎？倒不要耽擱工夫，讓咱們瞧一瞧，好叫媽兒們替他搬到漿洗處去。老太太等著回話呢。」

秀春急不可解，說道：「總要求大奶奶准個情兒罷！」此刻，各堂的姑娘們都替秀春臊的無地自容。正在為難，丫頭們道：

「後院的東大奶奶來了。」只見秋瑞含笑進來。原來是蘭生們見這件事下不來，趕著叫人叫請秋瑞來，給秀春解這一場大丑。

秋瑞進來對查大奶奶道：「且不用搜，我自然有個主意。」趕著去對李姨媽說了幾句，又叫查大奶奶過去也說幾句。查大奶奶點點頭，走了開去。李姨媽叫秀春到一邊去說了一會話，走過來吩咐眾人：「都出去，等咱們關著院門，搜的沒有影兒，再瞧他的箱子。」眾人都說甚是。姑娘、嫂子、老媽們俱走了出來。

不多一會，裡邊開出院門說銀子有了，不知是誰藏在爐坑裡。查大奶奶道：「既有了原銀，就不用瞧，只將職事姑娘衣服首飾留下，他的東西搬到漿洗處去罷。」眾老媽答應著，七手八腳搬的好熱鬧。查大奶奶吩咐，伺候秀姑娘的丫頭三子不用跟去，另候差派。這會兒秀春是羞慚滿面，一個人跟著老媽兒們，低著頭往廚房後身漿洗院裡去了。那桑奶子已被槐大奶奶領著多少人，不由分說立刻攆他出去，交給門上查、槐兩個人，叫他安置妥當，再來回老太太的話。

此時，書帶已知芳芸、紫簫在老太太面前再三保舉他，不然也幾乎鬧的同秀春一樣。書帶趕著到怡安堂，先給太太磕了頭。桂夫人吩咐他些說話，折到承瑛堂去，正是查大奶奶回話出來。書帶上去見老太太，磕了一會頭。祝母道：「聽見你很出力，諸事勤謹，照著這樣下去，我自然還要抬舉你。別說那樣不要臉的東西。」書帶連連答應，站起來走到芳芸、紫簫面前，眼淚汪汪的跪了下去。慌的芳芸們趕忙將他扶住，說道：

「各人自愛就是了，老太太再沒有不知人的好歹。」書帶點頭答應。

只見周婉貞進來，向著老太太們請個安。祝母問道：「你到老家住了幾天？」婉貞答道：「住有十來天。因傷風發了幾夜燒，不敢回來。知道金陵王姨太太們送新大奶奶來，又是鄭姑娘恭喜，親家太太上門，還有三老爺做齋唸經，多少熱鬧事。」

我急著要回來，身上再不能退燒，頭疼的什麼似的。這兩天才略麼好些，掙扎著要回來。剛才在公館門口經過，遇見玉大爺同兩位新奶奶，一准要我下轎子同進去請安，誰知王姨太太、薛姑太太一見面就駭了一跳，說我是他家姪女兒鳳姑娘出來顯魂。還有這兩位太太跟前的幾個姑娘們，瞧著我出眼淚，真是喪氣。我坐了一會，身子不舒服，先自回來歇息一天。不知老太太明兒到接引庵去不去？」梅姑太太應道：「不但老太太沒有空兒不去，連咱們都不能去，你替我們在佛爺前多磕些頭罷。」婉貞道：「老太太們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我要過了十月，方可出門。」祝母們笑道：「這是為什麼，好好的要過十月方可出門呢？」婉貞道：「那天的

姥姥家裡算命，那個先生說我九、十月間大不好，要過不去，說是要遭凶。若是避得過，將來很好。叫我這幾個月千急別出門，總在家靜坐著，包管無事。

我姥姥再三說，叫我別到那兒去，避過這幾個月，等到十月初四，去給姥姥做生日再出門。」老太太們笑道：「你聽那瞎子的混話，你是個姑娘家，有什麼遭凶呢？再別理他，不過兩個月小心些兒就是了。」正在說笑，槐大奶奶進來回道：「梅姑老爺在介壽堂給老太太請安。」祝母笑道：「他逛煩了，又該回來歇息。」同著秋琴娘兒兩個回到介壽堂去，海珠、秋瑞左右相扶。梅白在院門迎著，一同進了堂屋，隨給老太太請安道惱。夫妻女兒見禮已畢，說道：「三兄弟那病原是好不了的，再不知他去的這樣快。細想起來，與其不疼不癢的受罪，又不如早早兒丟開手，省了老太太早晚的牽掛。袁了凡說的好，生老病死，時至則行。譬如一樹鮮花，開落各隨其便。且天地間事無全美。你老人家既富貴，又壽考。我常聽見有人說道：

『能夠像祝老太太的日子，叫我過一天就死也甘心。』這樣說起來，你老人家是個活神仙，落得逍遙自在，尋個歡樂。兒孫們窮通壽夭，聽其自然。你老人家何必還要出神仙眼淚呢？」祝母們不覺大笑，說道：「你這一套話，比八角鼓兒還說的開心。我這幾天已丟開這一條兒，真個的，發什麼煩呢？」秋琴道：

「二哥哥連日辛苦勞乏，正望你來幫著照應，又別去遊山看水的，找不著個影兒。三兄弟雖擇了二十八發引，還沒有定准，你兒二哥自然知道。這十八是出殃，老太太同咱們在富春閣躲殃，請沈四姐姐們來聽南詞。承瑛堂的人，都躲在瓶花閣，二哥哥同你們躲在意園，隨你去飲酒行令，全不管了。」香月笑道：「躲個什麼勁兒？我從不信什麼鬼兒怪兒的，那裡有這些老謠？明日十八你們都躲開，讓我一個人承瑛堂坐著吃酒看書。等著有鬼來，我拿著幾個叫你們瞧瞧。」祝母道：「罷呀，別的都可呆氣，這件事斷呆不得的。十八你簡絕同二哥哥在園裡去吃酒，橫豎崇善堂的人前後都躲一個乾淨，也找不出一個人影兒。」梅告白辭出去，一路走著搖頭笑道：「鬼是人做的，仔嗎倒要躲他？」祝母們聽他自言自語，甚覺可笑。

娘兒們商量一會給蝌二奶奶餞行的話，隨將春燕調到凝秀堂，補秀春的缺，又將三多調了怡安堂。吩咐垂花門的家人媳婦們，以後姑娘們不許混自出去，務要嚴緊管束。因垂花門近來事繁，查、槐兩人再分了上下班，不能照應，同桂夫人再三商酌，將周惠的媳婦、廖升的媳婦添派垂花門辦事。繡花處派了楊華同金映兩家媳婦兼管，他們的針黹做得乾淨。將文吉的媳婦調出來在怡安堂聽事。老太太派定，周家的帶了眾人上來磕頭，各人都去交代任事，姑娘、嫂子們彼此紛紛道喜，熱鬧了半日。

這幾天，四位姨娘都預備三老爺出喪一切事務。陶姨娘屋裡有各處來領銀兩費用，這處那處鬧個不了。荊姨娘屋裡催辦一切素衣素裙，又兼著是七月半，各處寺廟年例香金、油米以及各義塚施食、餓口費用，還帶著這個要支工錢，那個要借月錢，不斷的是人，無休無已。李姨娘屋裡自從給老太太做壽日起，接著三老爺的喪事，這些酒席、點心都算不了的帳，發不盡的錢，又添買各色海味、小菜，買辦應用什物。朱姨娘那兒趕辦各處素色鋪墊，素燈素彩以及連日親友家慶弔禮文，又添辦點心、果盒。這四處的姑娘們，真一刻也不能歇手。怡安堂的甬道上同兩廊下，往來不絕，都是辦事之人。夢玉、九如、汝湘至半夜回來，說王三舅母們改日來宅之話。一宵無事。

第二日，正是七月十五。祝筠一早起來候眾人上來請過早安，伺候老太太到六如閣拈香，又到致遠堂宗祠內祀祖。諸事完畢，祝母回到介壽堂。垂花門的查、槐、周、廖四個管家婆，率領著眾家媳婦、姑娘們給老太太、姑太太、兩位太太、各位奶奶、小姐、姨娘道十五的喜。眾人正散了出來，只見祝筠拿著一封書子到介壽堂，見老太太說：「大哥哥有差來，書上說桂老三一准十六起身。倒是賈親家作伐，將蟾珠定給三兄弟做媳婦，已經下定做了換門親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這倒是件奇事，又省了鬆大哥哥的這封書子。明兒他的家人轉去，你將這件事通知他，也叫他放心歡喜。賈大姐姐不知二十起身是准不准？」

「祝筠道：「信上說，榮府賈大姐已經搬行李上船，准於二十動身，萬無更改。倒是大哥哥接著老三的信兒，狠狠悲苦了幾天，又添出些病症，大嫂子十分著急，這怎麼好呢？我打諒著過了老三的事，要進京去瞧瞧。若是可以動得，就放大膽子下船回來，到家養病還有個照應。這傳書可信，到底不是個事。」

祝筠一面說著，將書子遞與海珠，念給老太太聽。姑太太們都道：「真個大哥哥來家倒有個照應。這離的遠了，倒叫人時刻惦記。」老太太眼淚紛紛，點頭歎息，說道：「我前世不知造下些什麼孽，叫我老年來見這些悲苦！」祝筠同姑太太們都說道：「這是各人的壽數，勉強不來。求老太太諸事不用放在心上。兒孫自有兒孫福。你老人家落得怡養暮年，以娛老景，何必為兒女們動這樣悲苦？」眾人苦勸一會，祝母道：「你們今日都有事，出門且去應酬一日，晚上回來寫書子，叫你大哥哥帶著病兒回來罷，等我瞧著也好放心。過這幾天，將東宅裡給他收拾妥當。安和堂關的長遠，咱們先派些人過去住著，別冷了屋子。薛姑太太的蝌哥兒，他同二奶奶一準明日起身，我也再三留他不住。王三姨媽說，孩子們做官心切，讓他去罷。」

況且限期已緊，不能耽擱，我想不便強留。明日一早，將程儀禮物先行送去，就請蝌二哥過來，在這兒餞行上船。王三太太們，我都說明，搬到咱們富春閣，住到賈大姐姐們來了才許回去。他們俱已應允。叫垂花門差人知會幾家至親太太們，明天到我這兒，給薛二奶奶公餞罷。」祝筠同桂夫人答應，一齊退出，各去應酬辦事。祝母領著海珠、芳芸們祠堂拜祖。晚上是十二眾僧施食餓口，各處燒包化紙，好個熱鬧中元鬼節。

次日一早，桂夫人將應送的一切禮物先行送去。薛蝌夫妻不敢辭長者之賜，全行拜領。趕著將應帶去之衣箱、行李物件俱發上船去。祝府差人請過數次，沈夫人、薛姑太太領著薛蝌夫妻來到祝府。鄭姑太太們早已等候，彼此相見，請安問好，祝母十分歡樂。連日石夫人調養強健，因想著腹中骨血要緊，不敢違老太太之命，將悲苦心腸且丟在一邊，同眾姐妹們照常說笑，祝母甚覺安慰。今日給蝌二奶奶餞行，又是接著定蟾珠的喜信，還兼著鄭、顧、梅三姐妹結親家，給魁兒定親，將祝母樂的笑不絕口。

早飯之後，都往天香閣賞新桂。此時正是孟秋時節，天氣爽朗。祝母們各談些家常事務，蝌二奶奶娘兒們未免有分離之感，依依不捨的再三叮囑。沈夫人道：「二奶奶，你只管放心，不用惦著你家太太。雖是兒子媳婦不在跟前，你是瞧見的，咱們姑嫂就同手足姐妹一樣，再受不著一點兒委屈。這會兒又得了你夢玉兄弟，也同親生兒子不差什麼，這兒老太太又疼顧的什麼似的。接著是大姨媽回來，寶姑娘母女重逢，還添了個月姑娘的女兒，你想想，太太還怕無人照應嗎？只要你夫妻和順，二哥兒的官聲卓越，給父親爭氣，這就是孝順好兒子。像這會兒，你兩個哥哥嫂子何曾在我跟前？咱們這些人家子弟，守著父母終老的也就很少。」薛二奶奶連聲答應。梅姑太太道：

「讓他到海棠院去同眾位姐妹們敘談一會，咱們也就上席。他有小孩子的，讓他們早些兒上船罷。」薛姑太太道：「大妹妹說的不錯。既蒙老太太同姨媽、姑娘們給他餞行，賞他酒飯，就讓他們擺在海棠院罷。」桂夫人道：「這很使得，兄弟、妹妹們都一堆兒的熱鬧。」薛二奶奶離了天香閣，出如是園，見各家跟來的嫂子們多半在值宿房裡敘談說笑。剛走到瓶花閣院門，修雲、汝湘、九如笑道：「在這兒迎接大駕，叫咱們站在影壁前等這一大會。」邢岫煙道：「候太太們說完話才得下來，倒要妹妹們勞駕。」姐妹四個一同來到海棠院。夢玉、梅春、海珠、掌珠、秋瑞、芳芸、紫簫就安席、讓坐、送酒。姐妹弟兄共坐兩席。因相聚親密，眼見就要分離，甚覺難捨。邢岫煙道：「當年我在榮府大姨媽家，寶兄弟同眾姐妹、姑娘們也很說得上來。就是寶兄弟同林姑娘常要害病，令人討厭。自從我嫁到薛家，跟著太太，離了榮府已是多年。今年與玉兄弟、眾姐妹相逢，就像遇著當年姐妹一樣，連相貌大概相同。這秋瑞妹妹，咱們更有一段前生緣分，一見面就很親熱。」秋瑞笑道：「我也說不出這緣故，自然前世有些道理。」姐妹們暢談無已，見紅綬進來說道：「太太見天色將晚，叫二奶奶帶著太陽光兒上船吧。二爺進來磕頭拜別呢。」邢岫煙不敢耽擱，同弟姐妹依依難捨，哭拜一回。掌珠不出房門，夢玉姐妹同至富春閣，祝母們正同蝌二爺說話，邢岫煙走上去同著夫妻拜別。

祝母見他們要去，甚覺不捨。薛姑太太母子、婆媳分外傷感，彼此哭的難住。祝母同眾位太太送到垂花門口，命夢玉、梅春姐妹送上船去。赴任之事、祝母、薛姑太太有傷離之感，留下眾位太太相陪歡笑。

住過十七，到十八早是躲殃日期。石夫人跟著老太太在沈夫人富春閣，芳芸、紫簫俱往海棠院，丫頭、嫂子各人住開。

承瑛堂設了三老爺坐位，擺上供席，臥房內外地下篩上細灰，香燭、酒飯預備守夜。怡安堂添派丫頭、媳婦們看管守夜。各處院門、房門俱掛鏡子、弓箭、腰刀、寶劍，窗前簷下都是紅彩朱符。到上燈以後，介壽堂、承瑛堂靜悄悄的，並無一點聲響。祝母在富春閣聽說南詞；夢玉、修雲、梅春同姐妹們都在海棠院；四位姨娘邀些執事姑娘，在集瑞堂飲酒作樂；祝筠、梅香月、鞠冷齋請了本宅的清客師爺，都在意園吃酒熱鬧。

梅香月吃到半夜，酒酣興發。因想著要去瞧鬼，三不知的溜出園來。此時到處都是關門閉戶，甚覺可笑。獨是一人走到崇善堂，靜悄悄並無聲響。靈前點著一對白燭，結著兩個大燭花，昏光搖曳。隨將燭花剪去，看那桌上供的酒席絲毫未動，因對著祝露的影像笑道：「我知道，三兄弟一人飲酒寂寞，特來奉陪，暢飲三杯。生死雖是異路，親誼原是相同。雖人鬼相見何妨？」說著，將供的酒杯舉在祝露嘴邊，敬了一會，放下杯子剛要讓菜，只見兩隻燭花忽然一縮，綠陰陰的光亮只有豆兒來大，覺得身上寒毛一齊豎起來，笑道：「三兄弟來了，我正在這裡等你。」道言未了，燭光忽然大亮，四處一看，並無影響。瞧見那孝幔倒像有人扯著亂動。定睛細看，依然如故。

正在思想，忽然孝幔裡像是東西炸開的一響，其聲甚大。不由的唬了一跳，仗著膽子將靈前燭台拿了一隻，走到幔邊，剛揭起半幅，迎面一陣冷風直吹入骨，接連兩個寒噤，口中一晃，將一隻蠟燭吹滅，竟掌不住。那週身寒毛又俱直豎。桌上的那燭光又陰了下去，趕著過去將手中這燭對上，剛才點著，只見掛的那幅影像亂響亂動起來，很像有人拿手在上面擦的響。不覺身上又起了一個寒噤，忙問道：「三兄弟回來了嗎？」連問兩聲，並無答應，很覺有些膽寒。那兩隻燭光不住忽明忽滅，耳邊隱隱的聽見歎了兩口氣，其聲又輕又冷，不像人聲。想道：

「必是我陽光在此，阻住他不能來去也未可定。誰知人鬼果然各別，要見個面兒，也就費事。」對著影作了一個揖，說道：

「三兄弟，我在此叫你不安，我去，讓你出來逛逛。我剛才一團高興，被你駭的酒已全醒。」折轉身走出靈前，看見廳上遠遠站著一個大黑影子，有一丈多高，屹然不動。放大膽趕著去瞧，又寂然不見。再回過頭來，見靈前站著兩個人，看不出面貌，孝幔邊像是祝露站著，只是燭光昏暗看不真切。忽然一陣冷風，吹的寒毛直豎。見祝露坐在上面舉杯飲酒，有兩人站在桌前，在菜碗上就著大吃的熱鬧。忽然慌慌張張轉眼不見，有陣冷風一直撲了出去，燭光復然大亮，想鬼已去。聽見台階下，「咕咚咚」兩聲甚大，像是跌倒兩人。

此時十八，正是月明如晝，走出廳前，望見階下躺著兩個人，走下台階彎身細看，不知是人是鬼。四面並無人聲，只得找到門上，看見門房裡燈燭輝煌，都在飲酒談笑。梅香月隔窗叫喚，裡面眾人聽是姑老爺聲音，一齊出來問道：「怎麼姑老爺不叫個人跟著？」梅香月道：「且慢些說別的，你們快去瞧，崇善堂院子躺著兩個不知是人是鬼。」眾人吃了一大驚，趕忙點上燈籠，一大陣跟著姑老爺來到崇善堂階下，只見直挺挺躺著兩人。拿燈籠照他臉上，都擦著黑煤，身上裝束是個做賊的打扮。查本道：「這兩個是賊無疑，一定來偷東西，叫三老爺拿住著了。」梅香月點頭說：「一絲不錯。你們去請了老爺來瞧。」跟班的答應，飛跑去請老爺。

不一會，祝筠、鞠冷齋同著一陣出來問道：「你半天在那裡？叫我們好找。」梅香月笑著，將方才到這裡所見一切，直說到這兩個跌倒之事。眾人聽了大驚，祝筠吩咐先將姜湯灌醒，再捆他起來。眾人答應，立刻取姜湯將兩人灌醒。瞧見老爺們都在面前，那兩個跪在地下不住磕頭，只求開恩。祝筠聽兩個人聲音很熟，吩咐將他們捆起來。眾人一齊答應。那兩個人越發著急，盡著磕頭，口裡只說小的該死。周惠們不由分說，竟將兩人捆住。祝筠就派人管著，明日一早送官。說畢，同著梅香月們回到意園，重新又吃起酒來，整整熱鬧了一夜。

不覺金烏東上，玉兔西沉。老爺們在園裡梳洗已畢，用過點心，走出園來，瞧那兩個賊到底是誰。此時崇善堂同承瑛堂兩處正放過鞭炮，打掃完結，眾家人裡外忙做一堆。祝筠來到崇善堂院子裡，看那兩人都是黑衫黑褲，鞋襪都是黑的，臉上探著鍋煤，見老爺只是磕頭。祝筠問道：「你們兩個怎麼跑到這裡，偷了些什麼？」兩人一齊答應道：「小的們原想偷點東西，剛到這裡就遇見三老爺出來，將小的們每人打個嘴巴。小的們跌在地下，不省人事。只求老爺開恩。」祝筠叫人將他兩個臉上鍋煤洗掉些，瞧瞧是誰。跟班的忙取些水來，給他們擦去黑煤，才知道一個是桑進良，一個是打更的老陶。祝筠越發動氣，立刻差人備了名帖，將他兩個送到縣裡去究治。這些二爺們沒有一個不恨桑進良，好容易他今日做出這丟人的事來，誰肯容情？馬上拿著老爺的帖子，竟往縣裡一送。那縣太爺將他兩個拿去問了緣故，每人重責三十板，發交地保管束。祝府裡內外外都知道桑進良同打更的做賊，被三老爺顯靈將他拿住，一個個大為驚異。梅香月又將昨晚親見那些光景說的人人害怕。老太太們沒有不贊祝露靈爽，連日給三老爺做經事，超度他早生人世。

且慢表祝府之事。且說王夫人因祝太太來請，說到了家信請去說話。以此十六一早起來用過點心之後，就叫寶釵、珍珠分路去找補辭行；珠大奶奶、友姑娘專管收人家的送行禮物；璉二奶奶、月姑娘、巧姑娘照應分送給人的一切什物東西；又請蓉大奶奶過來也幫著照應料理。王夫人吩咐明白，然後出去上車，剛要出大門，只見兩個人急忙進來，趕到車邊一齊跪下請安。王夫人瞧見兩個人，滿心歡喜。要知來的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